

◆流年碎影

“黄梅飘香”

何林生 文/图

家里有一件汗衫，印有“黄梅飘香”四个大字（如图），前几年我还经常穿，后来旧了，不穿了，压在柜底。老婆好多次要扔了它，每次都被我及时阻止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开始流行汗衫文化。搞个有意义的活动或庆典，主办单位想着法儿找人设计图案（会标），印上活动主题的创意字样以扩大影响，汗衫的价值超出了原有的功能，成为很好的媒介。安庆要发展，并且要加快发展，提高地方知名度成为那时普遍而有效的做法。黄梅戏是安庆的特色，以戏为媒，文化搭台，经贸唱戏，是市委、市政府的共识。

说来，我也算得上是安庆黄梅戏艺术节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。1992年的首届艺术节是当时市委、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大喜事。根据领导的指示，我在安庆新闻报上搞了答记者问，宣传举办艺术节的重大意义，还拟了二十条左右的宣传标语，供各部门各单位挂横幅用。艺术节最隆重、最精彩的当然是开幕式，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花车巡街，主场在宜城饭店前大街。当时规定的花车高度不超过4.5米，过街宣传横幅不得低于5米，领导叫我检查过街横幅的高度，以确保花车安全通过。我上班时忙事，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到街上转，完全是凭着眼睛判断横幅的高度。开幕式那天，花车经过宜城饭店大街时，真是人潮如海、花如海、欢如雀。我的心情当然被环境所渲染，但并没有忘记职责——花车的高度，眼睛盯着每辆花车的顶部。我当时站到菱湖公园南大门对面，那里人稍疏，目不转睛地找好参照物，看看哪辆花车最高。花车的造型各异，顶部有尖有圆有方，基本都是4.2~4.4米之间，要准确判断也有一定难度，后来一打听，我居然判断对了，很快乐，很幸福。

第二届黄梅戏艺术节，我又编了《第二届黄梅戏艺术节宣传问答》。第三届黄梅戏艺术节与第二屆间隔较长，我已过不惑之年，但自觉没有“立”起来，心里多了一丝愁闷，有浅浅的“怀才不遇”之感。适逢来了新领导，艺术节是大事，自然会重视，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是基本的工作方法，但居然没有叫我这个一贯干事有激情的人去参加，我闷闷不乐。但不知是责任心驱动还是表现欲使然，我在家里翻出了第二届艺术节的宣传问答，交给了领导，他看后觉得很好。第二次会议开始前，有人通知我去参会，领导吩咐我编一个宣传材料，我先期没介入，灵感还没产生，讲了几句畏难的话。领导命令说：这事就你干了！散会了。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，茫然无依。事当然得干好，但怎么干呢？踌躇了几番，寻思了几度，我决定编个《宣传手册》，除了基本市情、标语口号、旅游资源、活动安排外，再搞个黄梅戏发展概况。后来，各路记者来了，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“概况”。

第四、五届艺术节，按照上级的要求，一切从简，我只干了一些小事。第六届艺术节举办时，网络的力量已很强大，我按领导的要求，请来了人民网安徽频道、中安在线现场直播开幕式。两辆大转播车下午早早开来，停在艺术中心广场上，市民们很是新奇，纷纷围观。开幕式举办后的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将新闻通稿向网络媒体发，最突出的就是通过我的协调，发上了新华网首页新闻栏目，这是很难得的，同时，地方栏目也在首页登出。第七届艺术节，我受市领导总结讲话的启发，换个思维角度，以“黄梅戏艺术节的收获”为题，写了一个评论发上中安在线，并且发在中安论坛的头条。

我已逼近退休年龄，怀旧渐渐成了一种习惯、一种生活方式。回首往事，尽管是甜蜜夹杂着苦涩，但总体上是昂扬、向上的，我在自己工作的平台上挥洒过青春的激情，尽管经受过中年的磨砺，但这种磨砺就如熬蜂蜜，越熬越稠，越熬越甜，它似乎使我懂得点人生了。而这件“黄梅飘香”的汗衫，我是不会扔的，它见证了我为安庆文化、安庆发展做的一点小事，为我的人生添了点色彩和价值。



◆生活浪花

等待松鼠

吴银珂

淅淅沥沥下了几天雨了，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冷，我在院子里张望几次，松鼠几天都没来我家院子做客了，那把油亮的毛栗子仍然静静地躺在水泥地上，已经被雨水浸泡得失去光泽。

上午我撑了一把雨伞走进了对面的北园，沿着甬道走了一圈又一圈，雨时停时下，所有的树木又因为雨水而郁郁葱葱，我的心又敞亮起来。我知道小松鼠就藏在那一片树林里，并且拥有一个遮风挡雨又温暖富足的小窝。

我并不想去骚扰它，它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

也不知道是哪一年了，是清晨还是黄昏，我独自在北园游走，突然就遇了它。当时它正躲在一丛鲜艳的非洲菊下啃食着什么，看见我，立即静止不动，两只眼睛滴溜溜地审视着，也许在想：你想干啥？我也与它对视，情不自禁笑了。它的模样真可爱，浑身灰白，胸部却是一片黑，像套了一件小围裙。它的尾巴呈S型蜷曲在背上，干净又松软，尾梢搭在小小的头上，轻轻地抖动着。也许有其他人来了，它突然一个转身，闪电一般爬上一棵古槐树，消失在一团树叶中。

我快乐了很长时间。我更开心的是，不久我又邂逅了一只小松鼠，它大概才出来闯世界，也不能一眼洞穿我的善良，动作却也一点不输父母的敏捷，转眼跑进了桂花林。我笑了，那是我家的方向啊。我知道了北园不仅有松鼠，而且还是一窝松鼠，它们就像童话里的小松鼠一样，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。

我想邀请它们来我家做客。我上网查阅了大量资料，明白松鼠喜爱坚果，特别是栗子类。我想春夏秋季它们应该是无忧无虑的，北园的生态越来越好，蕴藏着各类丰富的食物。但是冬天就很艰难了。于是上街买了毛栗子，有时是花生，有时是瓜子，反正有了坚果就想与它们分享，院子里撒一点，院外的香樟树下撒一点，香樟树那边的桂花林里也撒一点。

我坚持了好几年，终于在今年的十月份，看见松鼠出现在我家院子里。它不是来吃坚果的，它是来啃食我的黑松盆景的嫩芽的。我心里说，难怪我心爱的黑松越长越难看了，还以为生虫了呢，找了半天又没有虫子，郁闷了好久。我并没有驱赶它，而是在黑松旁边撒了不少松鼠爱吃的食物，希望哪一天它们全家来做客。

我仿佛看见它们大摇大摆地走来。

◆凡人手记

桂花开了

杨勤华

大约二十多天前，我们小区里的桂花开了，公园里的也桂花开了，景观道路旁的桂花更开得势不可挡。起先，在半夜睡觉时，我嗅到了若隐若现的桂香，只当是某一品牌的香皂或是洗发水挥发出的香气，这种香气有助睡眠，还有助深度入梦，于是，我便进入了梦里，梦中我在明媚的天空飞翔，下面有许多的花儿在绽放，散发的好闻的芳香——应该就是桂香，我看到一对年轻的恋人在花丛中奔跑，那些花儿们纷纷为他们让道，他们的身上也飘散着桂花的香气，有一个中年的男子坐在高高的山坡上，在用大提琴为他们演奏《天边》——一首非常好听的蒙古族乐曲。我听得有些人迷，想停下来，可是被风吹向了远方……

梦总是好玩的，第二天醒来便忘到了爪哇国。可是走到小区楼下，真的见到了绽放的桂花，这才又想起了昨夜之梦。此时，阳光比梦中还要明媚，树上的桂花们绽放得安安静静，没有一丝炫耀，似乎告诉人们，本来它们是不该在这个时节开放的，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难堪吧。但是，我还是被桂花吸引住了，它们的芳香就在我的鼻尖缠绕，我每呼吸一次，那花香就深深地进入到了我的肺腑，让我神清气爽。我用爱恋的眼睛看着它们，发现它们比秋天里的颜色要白一

些，香气里少了一些火热，多了一点清凉。它们没有那么尽兴地绽放，而是如一粒粒的珍珠米球，尽管阳光很热烈，但是它们显得很文静——如一个躲在角落里读书的小女孩偶尔抬起头来露出的羞赧。

正巧，这天是双休日，我去拜望一位老画家，返回的途中，便有意无意地搜寻，果然，一股桂香越来越近，循着桂香，找到了道路旁一片树林中的几棵绽放的桂树，它们被银杏、菩提、相思和铁树包围着，银杏的叶铺落了一地，菩提的的枝干上黄叶在摇动，似在吟唱，相思树上的红果格外的亮眼，显得有点多情，铁树犹如卫士展着坚硬的叶，有点桀骜不驯的味道，只有桂树一副文文静静、淡淡雅雅、宠辱不惊的样子，银杏、菩提、相思、桂花、铁树相得益彰，营造出了一个很有情味的小景园。我留恋在它们之间，踩着落满银杏叶的地面，让菩提树斑驳的光影抚摸着我的脸，眼前的红果变成了一朵朵点燃的火焰，桂香丝丝缕缕地浸染着我，我闭上眼，靠在桂树上，有些贪婪地期望所有的桂香浸透到我的身体里。

距离我十多米远的开外就是道路上往来的车辆，那里是滚滚红尘，这里却是世外桃源——原来世俗和脱俗只在咫尺之间呀。